

吴可嘉●著

HUAJIWUSHENG

花季无声

一个当代学生六年中学生涯的心路告白。

卸下一切粉饰与伪装，向你展现所谓花季最真实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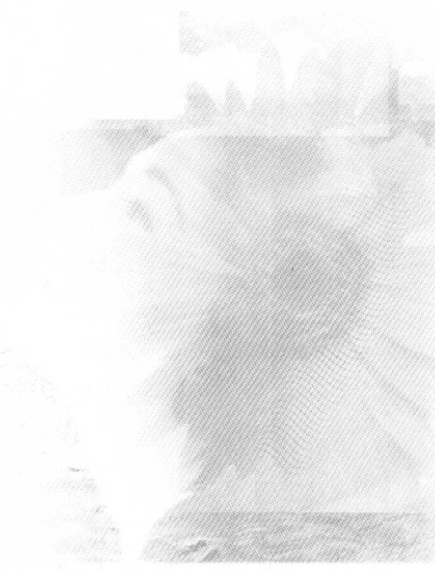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吴可嘉●著

花季无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季无声 / 吴可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59-5543-1

I. 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179 号

书 名	花季无声
作 者	吴可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樊东屏 王 萌
责任校对	张杰利
责任印制	李寒江 樊东屏
印 刷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43-1
定 价	1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言

这是一部写给天下父母和老师的书，虽然讲的都是关于孩子与学生的故事。书定名为《花秀无声》，讲述的是两个关于“月之暗面”的青春故事——当今应试教育及社会压力重压下一个直接受害者的内心独白（家长和老师可以算作间接受害者）、一个时常被忽略乃至误解了的精神世界。

起初只打算写成个自传体式的故事权当自我留念，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开始发生改变，有了许多与原先完全不同的念头。然而那都是些零散的碎片，就像有了好的零件却没有安装说明书一样。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许多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没有蹲下身去，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回顾自己六年中学生涯（因为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中学生），我此时才发现原来这才是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不仅仅关乎自己的回忆——那种逃避现实、美化往事的校园故事已经够多的了，还事关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近几年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报道层出不穷，从暴力犯罪低龄化到“网络游戏上瘾症”，而且已经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问题。许多看似天真浪漫的十几岁中学生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变成问题少年，变化之大、速度之快让人猝不及防。于是家长和老师开始感到惊恐，进而觉得困惑：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困惑不是毫无来由的。在如今数量众多、以学生为题材的作品





花季无声

© 2006 The Authors
Journal compilation © 2006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中，这个问题极少有人提及，即便有也往往只是点到即止、一带而过（这给我查找资料增添了不少困难）。许多人似乎抱有一种近乎根深蒂固的错觉，认为校园故事就该是写给学生自己看的。父母和老师也往往抱着“吃过苦头就学乖了”的想法，将问题统统扔给孩子们去自行反省。这不但令父母和老师失去了许多了解自己孩子的机会，也让对方产生了“反正大人都不理解我们，跟他们说也没有用”的想法，使得彼此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父母和老师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于是就采用一些极其专制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眼中所谓的“问题”，为了逃避他们的控制，孩子们则学会了当两面派，用种种假象来欺骗那些原本可以帮助他们的人，这样的结果便是双方都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少年问题也是如此。青少年问题的根源之一便是“信任危机”,而对家长和老师信任的缺失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对父母和老师的信任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其实并不理解自己,甚至对自己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信心之时,他们的信任便会发生动摇乃至崩塌。于是,冲突就此产生了。在冲突中双方都痛苦不堪、伤痕累累。然而这种本该触目惊心的痛苦如今却被人们淡化、甚至忽略了,这是不应该的!

两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都不是天生叛逆、无可救药。在心底他们都对自己的父母或老师心存一份最纯粹的信任与爱，但是他们的父母和家I长却总是一次又一次，或有意或无意地辜负了这份情感，使得彼此的关系渐渐走向僵死甚至对立的境地。故事或许带着少许戏剧化和夸张，然而“要让视力不佳的人看见，就得把东西画得大大的；要让听力不好的人听见，只能大声呼喊。”（美国作家欧康纳语）

本书由两篇中篇构成，侧重点各不相同。《玩偶》讲的是学生与学校老师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往事》则是孩子与家长之间的纠



纷。故事里主人公的身份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重点学校里的差等生。当人们把目光都投注在那些接近社会底层的少年犯和不良少年身上的时候，这个特殊的团体却如同太阳的黑子一般，在重点学校的光环笼罩下被人所忽略了。人的堕落与蜕变往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许多学校在管理与教育学生方面就像机械化大工厂，往往只从技术与效率上考虑却忽视了学生情感方面的需要。尤其是重点学校中充斥着激烈而残酷的竞争，更容易带给学生精神上的孤独感与压迫感，那些无法融入其中的差等生便更是如此。一方面他们因为身处重点学校，背负着父母和老师极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现实中“鸡头与凤尾”的落差又让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一篇名为《我的寄读生生活》的高一学生作文中，那个十六岁的孩子悲伤地写道：“在学校里我就像一个隐身人，没有人关心我的好坏，关心我在想什么，即使有了点小小的进步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不喜欢这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种环境下，当充满活力、希望成为瞩目焦点的青少年无法融入严酷的现实时，逃逸便成为一种必然。他们会逃避到另外一个被自己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里去，但自身生活经验的匮乏又会让它们身陷更大的危机之中。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深思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的“名校心理”是否和古人的缠足束腰一样，已经陷入盲目推崇甚至走火入魔的境地？

千万不要简单地把当今日益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归结为西方国家的“舶来品”，这样只会闭目塞听酿成更大的悲剧。“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不会被传染。”治疗疾病也应当从预防做起。当你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家人眼中已慢慢变得陌生，对家庭与学校活动显得漠不关心甚至充满厌恶时，你就应该设法去了解问题的根由，然后——或者只是简单粗暴、自以为是的说教，或者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然后寻找真正的解决之道。

您可以不认同书中的观点，但千万不要以为书中的故事只是



虚构而已。这是我和身边一些同龄人的亲身经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请不要自欺欺人,一边看书一边对自己说“这些都是小说,都是虚构的。”不要忘记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的。

之前有人向我提出:文章在探讨青少年的内心世界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对老师与家长内心想法的关注?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本探索青少年内心世界的书,描述的是通过孩子的视角看到的成人世界。提出上面想法的人就如《玩偶》中所言:“学生应该理解并服从老师和家长的安排。”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总是在强调身为长辈的主观感受。事实上这些人更需要用心仔细阅读这本书,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失去了从孩子眼里看世界、与学生感同身受的能力,这项基本技能凡是称职的老师与家长都应该拥有!

有人说作为父母和老师,教育孩子就如同在监狱管理厕所一样。话糙理不糙,因为这确实是一件难以把握尺度而且充满变数的事情。但如果真是如此,了解孩子们的心理世界才更加重要,因为沟通是化解问题的关键,隔阂与相互欺瞒只是掩耳盗铃,一旦爆发往往已是覆水难收之时。这决非危言耸听,类似的案例我们已经听说得太多了,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列举。

作为第一部作品,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然而与其在所谓的研讨会上冷冷清清地谈论这些问题,不如试着从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角度来进行“换位思考”,或许能带给家长和老师们更大的收获与感悟。最后说一句,对于这部处女作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如果有人看完我的书后能够由此想到点儿什么的话,我向您衷心道一声谢谢!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日



自己的事情只要让别人知道一小半就好了，知道得太多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一个人的往事

序 言

铃声响起，交上最后一张考卷，高考已经结束了，6年的中学生涯也随之告终。走出考场后我仰起头大口呼着气，6年来第一次真正尝到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滋味。“考得再差也绝不去复读，一年已经够受的了。”我暗思道，同时扬起头闭上眼再一次深吸一口充满自由气息的清爽的空气。考场外阳光明媚，让人心头涌起阵阵暖意，令人陶醉。

片刻陶醉之后，一丝淡淡的失落感却涌上心头。到底是结束了，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好像昨天才入学，今天就要毕业一般。事实上，我突来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茫然，不知道今后失去了五花八门的作业和小测验的日子该怎么过，毕竟12年来这些已经成为了像我这样的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会唆使我们与父母不断发生争吵，尽管它们会让我们精疲力竭、为之疲于奔命，但我们仍然离不开它们。因为它们已经彻底融入了我们的世界，变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同骨头连着骨头、血肉连着血肉。

“考得怎么样？”我的同学拍着我的肩膀问道。他们还能想起我来，真让我受宠若惊。我完全可以描绘出他们心中的我的模样：我成绩不错、也很用功，但沉默寡言、平时毫不起眼——这就



是我在他们心目中的样子。在班上我没有恨之入骨的手也没有无话不谈的好友,这使我经常处于被忽视的位置。没有人对我有恶感,但他们也常常忘却我的存在,即便我曾经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就那样吧,无所谓好不好。”我耸了耸肩说,我不打算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不想让自己将来太失望。

“今晚我们班搞聚会。你来吗?”班长问我。她还是老样子,不管说什么都显得一本正经的。

我有点儿犹豫不决。对于我这种“班级隐身人”来说,同学聚会并不完全意味着有趣,失去了学习、考试这些谈资,我不知道还能跟他们聊些什么,搞不好只能尴尬地呆在角落里望着别人热热闹闹,心中倍感落寞。我并不内向害羞,但我也不喜欢无谓的凑热闹。

“不了……我今晚要上亲戚家去。”我权衡再三,找了个自认为没有问题的借口。

“我知道了。”班长说,一边心照不宣地看了我一眼,一时间竟让我有些心虚,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但我没有改口,仍然坚持己见。

走出校门我看到许多家长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这种情景每逢升学考试的时候都会看到,这对周围的交通是个很大的困扰,那么多人把原本不算狭窄的街道变得拥堵不堪,甚至连自行车都很难通过。我绕开那些伸着脑袋望眼欲穿的家长,背着书包毫不停留地从他们中间穿过。我的父母不会在这里,我很清楚这一点,这样更好,如果我知道当自己考试的时候父母都在外面冒着烈日苦苦守候,或许反倒会因为不安而发挥失常吧。

家离考场很近,步行十分钟就到。那是间三室一厅、非常宽敞的房子,里面摆满了经过精心挑选、典雅精美的家具。我并不要回家——只是这会儿不回家也无处可去,要知道真正的家可不是靠家具、石木和瓷砖玻璃堆砌出来的。每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房屋都因为无人在家透出淡淡的孤寂感,让人觉得这是遗弃



多年的古宅。

我换下衣服,从冰箱里拿出一罐饮料喝了起来。我不喜欢看电视,但仍然把电视打开了,家里没有人,只有电视的声音才不会让人觉得太寂寞,一个无声无息、与世隔绝的世界会叫人感到恐慌。

一个电话打来,是通知交费的。我打开记事本,记好所有注意事项。管理家庭财务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稍有疏忽就会有麻烦,为此我专门准备了一个记事本,对待它我比任何老师的笔记都要细心。尽管我做得还不如母亲熟练,但是现在我至少已经能够很好的应付大多数日常事务了,这点让我很自豪。因为我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些,更何况还是在高三下学期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两声,打开门果然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提着一袋蔬菜进来,六年来她一直是我家的钟点工,如果没有她这房子肯定成垃圾场了。

“今天考完了?”钟点工一边走进厨房一边礼节性地问我。

“完了。”我简单的回答,我不习惯过多地谈论自己的事情。厨房里响起锅碗碰撞的声音,我则关上卧室房门继续看电视。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汽车的喇叭声和人的喧闹声汇成一片从窗外传来,使得房屋显得更加冷清。我忽然有些后悔,觉得自己本应该去参加聚会而不是一个人守着这个孤零零的房子,但我没有跟班长他们联系。我不想自食其言。

晚饭后我离开家,独自一人在街上游荡。我东游西逛,不停地穿过最热闹的街区,只是为了让那些噪音填满自己的胸腔和耳朵,因为我现在心中失落得可怕。你能想象那种心情吗?那么悲伤,那么落寞,茫然若失,孤独无助,好像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噢,请不要认为我在小题大做,那是因为你并不了解我。我的同学说我像一根硬木头般不懂喜怒哀乐,但那只不过是他们看到的表象而已,要知道有些人是深藏不露的。我并不是麻木不





我买了一本杂志，走进一家麦当劳坐下。人来人往驱逐了我的落寞，我一边翻看杂志一边胡思乱想，追溯着自己之前十八年的时光……

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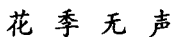


12岁那年我面对自己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必须参加升学考试。知道升学考试时什么样的学生最难熬吗?既不是差生也不是优等生,而是像我这样成绩不好不坏,又不乏一点小聪明的边缘人。虽然不是重点学校的内定人选,却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这便注定了我们不得不在希望和无望之间不停摇摆。发榜对我们来说既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只要几分之差。

我小时候并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反正我的成绩一直稳稳居于中上水平,也就乐得得过且过。但是六年级开学时班主任把母亲召到学校,亲口对她说“只要许文飞努把力,就能进重点校。他就是太贪玩了。要是不这么贪玩,他早就进前五名了!”

班主任的话令母亲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前所未有的关注起我的成绩和学习。以前每当我看到那些一天到晚在家庭、学校、补习班三者之间匆匆奔忙的同龄人时,心里总想着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该是多么枯燥、乏味和可怕。谁知现在该轮到我了!母亲花重金给我请了语文和数学两名家教,周六上午是数学,周日上午是语文。不去补习班是母亲的主意,她认为我自律性太差,没有人监督就会偷懒。把时间安排在上午也是母亲的主意,认为这样我就不会“浪费时间睡懒觉”了。这种连轴转式的安排让我非常疲惫,脑力过度消耗,对睡眠极为渴求。如果是在外面上补习班,我还能够钻空子趴在桌上休息片刻甚至偷偷翘课。可在家教和母亲的双重监督下这完全成了一种痴心妄想。我成了被软禁在舒适的个人房间里的囚徒,甚至连说句“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这类话都不能随便说,不然母亲就会认为我是找借口偷懒,即使我是真的这么想。母亲相信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她总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辛苦一点儿,将来就好了。”老师的话让她对我充满了希望,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喜讯从我这里传来。“我可就你一个儿子。你是妈妈最大的希望,一定要好好努力。”这句话成了她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不过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这真可笑！我们的学校从一开始就教育我们要诚实守信，不断灌输“不要欺骗家长”之类的思想。可是，到头来谁又能真正做到呢？并非不为，实为不能啊。设想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我当着母亲的面大声宣布我不想补课、不想考试了，那将会是什么结果呢？她不会理解我的，绝对不会！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家长，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折中的好办法而已，这样对家长和孩子双方都有好处。

就这样连滚带爬、忙忙碌碌、乱七八糟的过了一年，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比重点校分数线低了整整5分。我对自己的成绩并没感到特别难过，只是看到母亲难看的脸色才有些不安。好在母亲没有过于责备我，只是将这次失败归结为我发挥失常。在母亲看来我是那么聪明，不应该因为一时失误而在普通学校里浪费时光和机会。于是不等征得我的意见，她便自作主张花重金将我转入一所重点校，我成了一名寄读生。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值得羡慕的，因为我所寄读的学校以培养高材生而闻名——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是寄读生。如果面对他们的羡慕我回答“没什么”，他们便认为我不过是自我谦虚而已，但我说的是真心话！如果你不以日夜苦学为乐趣的话，你真会觉得这种地方“没什么”！学校里除了学习几乎什么也没有，即使是课余活动也跟学习脱不了钩——有谁听说过要做考卷评分的兴趣小组？所谓的寓教于乐叫人看着就扫兴。那儿的人几乎个个都是没有主见和自我的书呆子。虽然表面上也跟他们嘻嘻哈哈开着玩笑，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也无法融入他们的世



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和他们讲话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空气交流，又像扔进死水中的石子般得不到回答。

每一天，只要一走进校园，我就觉得比独自一人还要孤独。我实在不能理解母亲究竟看上了这里哪一点？或许是认为这种封闭枯燥的环境、与手不释卷的书呆子为伴才有利于我专心致志地学习吧。然而才智不是病毒，又不会传染。那种坚信只要呆在重点校里就能成为好学生的想法实在是太无知了，就像古代人以为只要当着木雕泥塑的神像的面宰杀牲口就能换来好运一样。

第一次半期考试，我的成绩比小学时倒退了好几个名次，沦为中下水平。不是我不想好好念书，而是这种重点中学里的实在是太激烈了。在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经过淘汰选拔出的学习尖子。如同水准相仿的赛马，谁都有可能成为第一名，谁也都渴望成为第一名。但只要你稍有松懈，最后一名离你也就不远了。在这儿所有的人都在你追我赶，不敢松懈半点儿。那是来自于成绩随时可能被超越，优等生地位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强烈危机感。

当时我并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只知道自己的分数比以前低了许多。望着自己那惨不忍睹的成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这种结果，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统计出了差错，抑或是一个过分的恶作剧，可惜，老师没有判错任何一处，成绩是货真价实的。

看着成绩单和我郁郁寡欢的模样母亲的脸色很难看，大概是现实与她的构想反差实在太大了的缘故。家长会那天她跟我的班主任聊了很久，回家后她的神情显得极其严肃和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忧心忡忡地望着母亲，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令人难堪的半个小时沉默后，母亲终于开口了：“老师认为你很聪明，可就是太不认真了。”

“我没有不认真。”我辩解，“我的功课都是按时完成的。”

“光这样就够了吗？”母亲反问。我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回





答。那时我还不是个热衷于苦学的学生，虽然不会拖欠份内的功课，但份外的也决不会多做一点儿。我原本以为只要份内的事做好便足够了，除此之外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应该完全属于自己才对。后来我才发现老师布置的那一丁点作业其实远远不够，班上几乎所有学生不是自己买了许多辅导书便是报了校内或校外的补习班，与他们相比按部就班的我确实“太不认真了”。

“你可不能这样下去了。”母亲接着说道：“你已经是中学生了，可不能整天就知道玩，该收收心好好学习了。中学时期努力一些将来才不会后悔，不然将来考不上好大学，以后找不着好工作可有你苦头吃的。别这么漫不经心！你在班上的名次自己也看到了。这样的成绩换了谁都觉得丢人啊！”

我心里一惊，“换了谁都觉得丢人”这话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的心。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才不要自己变成别人的笑柄！

“我给你报了个补习班。”母亲说着又拿出好几本厚厚的书来，“你学校开的，这个星期六开始上课。这些参考书都是你的老师推荐的。多看看对你应该有好处。”

那些书都好厚啊！一本一本像砖块一样，光是看着就叫人心里发麻。想想里面还有成百上千的题目，想想每天除了学校大量的作业还要对付这些，我的脑袋一下子就胀大了，甚至连翻开书页的勇气都没有。

但我还是打开书装模作样地看了两页，只是为了不在母亲面前表现出自己极端的厌烦而已，因为一旦家长发现你对他们花费苦心和金钱换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会马上暴跳如雷的。他们会指责你不懂事，不能理解他们的一片好意；会责备你不思进取，面对这么差的成绩竟然没有一点穷则思变的想法……虽然直到今天我仍然说不清楚这种行为究竟是出于担心自己孩子的未来还是心疼自己花出去的大把钞票。

言归正传，漫不经心的翻了几页后我吃惊不小。许多考卷上的原题竟然都在这里！“这书不错啊！”我叫道。那时候的想法总是那么单纯，我还以为老师的考题都是照着这上面出的，现在



看来不过是巧合而已,那些书都是学校自己出的,所用的题目都是往年的考题。想想看,从几十套考卷中的成百上千道题里抽出十几道题循环利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是你班主任推荐的。她说这书对学习很有帮助。”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有些欣慰。

当时我还不懂得“万变不离其宗”的真实含义,只是天真地以为只要做完书上的题目,提高成绩便不再是梦想。“我一定会努力的。”我对自己说。

从那次家长会以后,我便格外勤奋起来。从上午7点半到校直至午饭时间,我在学习;从吃过午饭后到下午放学,我在学习;从看完新闻联播一直到晚上11点半,我还是在学习。除了为数不多的课余时间打打篮球以外,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课本和作业和一套套习题塞得满满的。但我并没从无休止的习题中体会到领悟的乐趣。那时候的我就像课文中移山的愚公一样,一点一点把作业本和习题集上的空档填满,仅此而已。母亲能够给我买参考书,却没法告诉我该怎样使用它,结果幼稚的我选择了最愚笨的用法:想方设法做完所有的题目,并且期待下次考试时老师能从书上成千道题目中抽出我所做过的,就像中彩票那样。这实在是天底下最笨的办法,但这也是我那时候唯一能想到的招数。

那时候的我每天都要做成百上千道题——别忘了除了参考书我还有作业要做。时间一长大脑变得疲劳而麻木。我厌烦了整天面对着白纸黑字,只要一看到那些公式和定义就直想恶心。我不再认真对待每一道题,只是应付差事般草草写上几笔便了事。虽然我一再向自己保证:不懂的地方明天一定会去问老师,但一放下课本和笔我又立马会把这些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不是因为贪玩,而是被疲倦的大脑刻意遗忘了。

我从来都不是个喜欢背书做题的人,只是出于母亲充满期盼的眼神和一种孩子气的天真的想法,我才会心甘情愿如此拼命。然而生活总是这样,你想要的就偏偏不给你,因为没有抓住



学习的要领,下次考试时我还是进了老师的黑名单。努力得不到回报,失望便转化为愤怒,我开始怀疑身边的一切:怀疑判卷的老师有失公允,怀疑参考书中的“学习指导”是假的,怀疑同学老师在暗中笑话我是个笨蛋……我开始变得厌恶和别人说话,总是尽可能独来独往。一旦被问及学习,不论对方有意还是无意,我都会条件反射的对讲这话的人心生反感与厌恶。整整一个学期下来,我与同学从没闹过什么别扭,却也不曾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一直有意识的躲避着他们,只有躲避学校里的一切才会让我忘记自己学业上的失败。

我的学习热情随着一张张羞于示人的试卷一扫而光,那些辅导书被我扔到了一边,再也不想看一眼——它们让我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虽然依旧按时完成作业,但那不过是机械的按部就班而已,直接抄答案是家常便饭——我甚至用钱向同学买过作业答案,只因为我想看 NBA 总决赛——或者草草写几笔应付了事。我想我那时候一定厌学得厉害,对于学习和考试我没有一丝兴趣,只有恐惧和厌恶!

期末考试我仍旧是一败涂地。其实我的成绩还是有点小小的进步,只是在旁人看来那样微乎其微的进步根本无足挂齿,我照样无法进入优生——甚至是中等生——的行列。况且重点学校竞争这么激烈,一点儿小小的进步根本不能说明你的学力有真正的提高——或许只是碰巧而已。

看着成绩单母亲双眉紧锁,跟老师一样对我的小小进步熟视无睹。“真搞不懂,前一阵你不都挺努力的吗?”她质问我。

“我不知道。”我不安地扭动着双手。我确实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像噩梦,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竟会沦落到这种境地。

“什么叫不知道?难道你上了这么多年学,连自己该怎么念书都不知道?”母亲不满地责备我。我两眼盯着地板,寻思着该怎么回答,可是我找不到答案——如果我真的知道答案,今天可就不是这番局面了。在我看来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如果还有什么我

